

劉敦楨全集

【第二卷】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



TU-092/74

:2

2007

刘敦桢全集



第二卷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敦桢全集. 第二卷 / 刘敦桢著. —北京: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112-08977-2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古建筑—中国—文集
IV. TU-0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1068 号

本卷收录了刘敦桢先生 1933 年至 1935 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著作, 主要内容有: 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;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; 石轴柱桥述要; 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; 易县清西陵; 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; 《清皇城宫殿、衙署图》年代考; 哲匠录等。

本书可供有关专业师生、建筑设计人员、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人员等参考。

责任编辑: 许顺法 王莉慧

责任设计: 冯彝谔 董建平

责任校对: 刘 钰 关 健

刘 敦 桢 全 集

第二卷

*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北京西郊百万庄)

各地新华书店、建筑书店经销

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制作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16 印张: 24¹/₄ 字数: 712 千字

2007 年 10 月第一版 200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500 册 定价: 80.00 元

ISBN 978-7-112-08977-2

(15641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本社退换

(邮政编码 100037)

出版说明

刘敦桢先生(1897—1968年)是我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,曾毕生致力于中国及东方建筑史的研究,著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,培养了一大批建筑学和建筑史专业的人才。今年恰逢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,值此,我社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发行《刘敦桢全集》(共10卷),这是我国建筑学界的一件大事,具有重要的意义,也是对建筑学术界的重大贡献。作为全集的出版单位,我们深感荣幸和欣慰。

《刘敦桢全集》收录了刘敦桢先生全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,包括了以往出版的《刘敦桢文集》(4卷)中的全部文章、《苏州古典园林》、《中国住宅概说》、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(刘敦桢主编)和未曾出版的一些重要的文章、手迹。全集展示了刘敦桢先生在中国传统建筑理论著述、文献考证、工程技术文献研究、古建筑和传统园林实地调研等多方面的成就,反映了刘敦桢先生在文献考证方面的功力和严谨的学风,也表现了他在利用文献考证古代建筑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。《刘敦桢全集》无疑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,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。对于推动我国建筑史学科的发展,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,将起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全集前九卷收入的文章是按照成稿的时间顺序而相应编入各卷的。

第一卷编入了1928~1933年间撰写的对古建筑的研究文章和调查记等。

第二卷编入了1933~1935年间撰写的对古建筑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等。

第三卷编入了1936~1940年间撰写的对古建筑的调查笔记、日记和研究文章。

第四卷编入了1940~1961年间撰写的对古建筑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等。

第五卷编入了1961~1963年间撰写的对古建筑、园林等方面的研究文章以及关于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编辑工作的信函等。

第六卷编入了1943~1964年间撰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教案及1965年间写的古建筑研究文章。

第七卷编入了《中国住宅概说》和《中国建筑史参考图》。

第八卷是《苏州古典园林》。

第九卷是刘敦桢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。

第十卷编入了未曾发表过的对古建筑的研究文章、生平大事、著作目录、部分建筑设计作品以及若干文稿手迹与生前照片等。

为了全集的出版,哲嗣刘叙杰教授尽最大可能收集了尚未出版过的遗著,并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对全集所有的内容进行了精心整理,包括编修校核已有文稿、补充缺失图片以及改补文稿中的错漏等,对于全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。同时,在全集的出版过程中,我社各部门通力合作,尽了最大努力。但由于编校仓促,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,敬请读者指正。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

2007年9月

目 录

- 1 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
- 119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
- 145 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
- 152 石轴柱桥述要（西安灞、浐、丰三桥）
- 168 《抚郡文昌桥志》之介绍
- 170 定兴县北齐石柱
- 191 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
- 219 易县清西陵
- 261 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
- 301 北平护国寺残迹
- 325 清故宫文渊阁实测图说
- 341 《清皇城宫殿衙署图》年代考
- 347 哲匠录（续）
- 367 哲匠录补遗

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梁思成 刘敦桢

一 记 行

大同古雁门地，北魏时号平城，自道武帝宅都于此，迄孝文帝南迁洛阳，凡九十余载，为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之一。隋、唐间稍中落。后晋天福初，地入契丹，遂为辽、金二代陪都，称西京者前后二百余年，梵刹名蓝，遗留至今，有华严、善化二寺，驰名遐迩。社中久拟调查，以事冗未果。本岁秋九月四日，决计西行，余二人外，同行有社员林徽音，与绘图生莫宗江，及仆役一人。是日下午四时，自西直门车站，乘平绥通车离平。傍晚过南口，地势渐高，车沿旧驿道，驶重山叠嶂中，经居庸关、青龙桥，午夜抵张家口。翌晨，天微雨，所经皆平冈连属，旷寂荒寥，宛然高原气象。少顷过玉河桥，睹浊流潺潺，知日前降雨，颇以测绘不便为虑。八时至大同车站，雨渐密。下车访车务处李景熙、王沛然二先生，求代觅旅舍，荷蒙厚意，留居宅中。卸装后，为预备工作计，急雇车入城，赴华严、善化二寺，作初度之考察。

大同内城方形，明洪武五年（公元1372年）徐达所筑。景泰、天顺间（公元1450～1464年）增建南、北二城，为明代北边之重镇。余辈自车站入外北门，左、右皆营房、操地，极目所及，民居绝少。入内北门，始有商廛。街两侧旧式商店前有雨搭，下承以柱，略如短廊。屋上烟囱覆铁制之顶，若小亭，方圆不一，颇别致。时雨益剧，道泞泥不利于行，至四牌楼，为城内交通中点。折西为清远街，经钟楼，再西南，至华严寺。

华严寺在内城西南隅，东向，自辽、金来号为巨刹，至明始析为上、下二寺。一行初至上寺，经山门前殿，登高台，至大雄宝殿（图版1）。殿面阔九间，巍然压台上，自来外籍所载像片，仅收一部，未传真象，余辈遽窥全豹，不期同声惊讶，叹为巨构。殿之结构，依斗拱观之，尚保存辽、金旧状，仅内部彩画、天花与中央佛像五躯，为后代所制。巡视一周，即赴下寺。

下寺在上寺东南，其前部自天王殿以东，现充实验小学。自殿后经内院，登石级，为薄伽教藏殿（图版1）。殿系辽华严寺之经藏，面阔五间，单檐九脊，极稳健洗炼之至。其内、外檐斗拱、梁柱之比例，权衡甚美，犹存唐建筑遗风。殿内又有度藏经典之壁藏，与天宫楼阁，均系海内孤品，为治《营造法式》小木作最重要之证物。殿东北有海会殿五间，亦系辽构。外观无繁褥装饰，简洁异常，令人如对高僧逸士，超然尘表。惜寺僧外出，不能入观，约次日再往。

出下寺东行，赴善化寺，时已亭午，余等自晨至此未进食，饥肠辘辘不可耐，延颈四顾，见餐馆不得，久之，获小店，入购饼饵数事，相与踞车上大嚼，事后思之，良堪发噱。善化寺在内城南门内，稍西，俗称“南寺”。山门北，有东、西配殿及三圣殿，其后大雄宝殿七间，雄峙台上（图版15）。殿内诸像，雕塑甚精美，姿态神情，各尽其妙，惜柱架北倾，非急与修治，恐颓毁期不远矣。左、右朵殿各三间，与大殿俱南向。其东侧稍前，旧有楼，数载前不戒于火，惟西楼——普贤阁尚存。纵观此寺建筑，除配殿、朵殿外，其大殿、普贤阁、三圣殿、山门四处，均为辽、金二代遗构。不意一寺之内，获若许珍贵古物，非始料所及。惟寺自民国来，曾一度充女校，嗣虽迁出，荒败不堪寓目。现惟顽童奔逐诸殿中，援柱攀梁，以探鸽巢，获卵为乐；及附近驻军，假为操地，叱咤暗恶其间耳。住持妙道，川人，居此廿余载，已垂垂老矣。絮絮话寺兴废，为之愀然者久之。

此行原拟先赴云冈石窟，调查北魏石刻中所表现之建筑式样，然后返大同，正式测绘诸寺，诿天雨道泞，云冈之行，只能暂缓。乃变更工作顺序，下午调查华严寺大殿，思成摄影，徽音与敦桢、莫宗江三人，共量殿之平面尺寸，并抄录碑文，记载结构上特异诸点。翌晨雨霁，仍赴华严寺摄影，并量薄伽教藏殿与海会殿平面。午后赴云冈往返尽三日，至九日午，返抵大同。下午至善化寺工作。是夜送徽音归北平。

次日雇匠赴善化寺搭架，自山门起，依次测量各殿架构、斗拱，次及华严寺诸殿，最后以经纬仪测寺之全体平面，及各殿之高度，自晨至暮凡七日，方大体告竣。又以城内钟楼与东门、南门、西门三城楼均明代所建，由思成前往摄影。17日赴应县，调查辽佛宫寺塔。敦桢自应先期回平。24日思成与莫宗江

由应返大同，加摄诸寺像片，及量壁藏尺寸者一日。其后复派莫宗江、陈明达二人，赴大同补量善化寺普贤阁，及华严寺壁藏，并摄影多幅。计前、后二次，详测之建筑，有华严寺薄伽教藏殿、海会殿，及善化寺大雄宝殿、普贤阁、三圣殿、山门六处。略测者，华严寺大雄宝殿，善化寺东、西朵殿，东、西配殿，及东门、南门、西门城楼、钟楼九处。依时代分之，计辽四，金三，明四，时代不明者四。

辽建筑

华严寺——薄伽教藏殿，海会殿。

善化寺——大雄宝殿，普贤阁。

金建筑

华严寺——大雄宝殿。

善化寺——三圣殿，山门。

明建筑

东门、南门、西门诸城楼，钟楼。

时代不明之建筑

善化寺——东、西朵殿，东、西配殿。

我国建筑之结构原则，就今日已知者，自史后迄于最近，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。大木手法之变迁，即为构成各时代特征之主要成分。故建筑物之时代判断，应以大木为标准，其次辅以文献记录及装修、雕刻、彩画、瓦饰等项，互相参证，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。本文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惟一目的，于梁、架斗拱之叙述，不厌其繁复详尽，职是故也。惟执笔时最感困难者，即辽、金二代文献残缺，向无专记建筑之书，其分件名称，无由探悉。兹以辽、金同期之北宋官式术语，即李明仲《营造法式》所载者代之。间有李书所无，则以清式术语，承乏其间；如下文说明殿堂平面配置，混用宋式之“当心间”及清式之“次间、梢间、尽间”等称是已。其明初遗物，如东门、南门、西门三城楼与钟楼等，在式样及结构上，均与辽、金建筑接近，故亦以宋式术语说明之。

此行承居停主人李景熙、王沛然二先生多方照拂，隆谊可感，谨此鸣谢。

二 华严寺

略史

位置方向

华严寺在今大同内城西南隅，下寺坡之西，东向，其他旧名舍利坊。据《县志》卷五·古迹项“辽、金之西京城，广袤各二十里，今西门有二土台，即旧宫阙门故址。”其说果确，则华严寺与舍利坊，应俱在辽、金宫城之东南。惟自来佛寺，大都南向居多，此寺东向，其故莫辨。以现状言，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间；上寺大殿于保大乱后，依旧址重建于金天眷间；是辽、金以来，寺之重要建筑物，已为东向。且大殿面阔九间，为国内佛殿中不易多见之巨构。依记录与实例所示佛殿面阔，大抵以九间为度，无用十一间者，故此殿当为金天眷以来大华严寺之正殿无疑，足为寺取东向之又一证明。

创建年代

《辽史》卷四十一·地理志，称“清宁八年（公元1062年）建华严寺，奉安诸帝石像、铜像”。《通志》、《县志》、《图书集成》及日人关野、常盘二氏合著之《支那佛教史迹评解》，均承其说。惟明成化元年碑，谓“寺肇自李唐”。万历九年碑，称“唐尉迟敬德增修”。清初茅世膺《重修上华严寺碑记》，则云唐贞观重修碑犹存，疑肇自拓拔氏。前二碑现存寺内，后者见《县志》卷十九·艺文项，俱言之凿凿，自谓无疑。按茅氏至今，

凡三百载矣，所云唐碑久佚，其文未著录诸书；北魏之说，固属臆测，李唐云云，以信物沦灭，无由证实，亦止有悬以待证。同时《辽史》所记，又不无语弊。盖寺之薄伽教藏殿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（公元1038年），殿内梁下题记与《通志》、《县志》所载，胥皆一致。以年代言，其先于清宁八年二十有四载。是以清宁前此寺已有教藏，故其规模决非狭隘可知。《辽史》所述，应释为“增建”而非“创建”甚明。诸书未辨先后，遽敷衍其说，殊为失检。

寺之变迁

此寺创始之期，无可窥究，略如前述。若其极盛之期，据文献所示，似在辽中叶以后，至辽亡为止。盖辽圣宗统和初，宋将潘美等入云、应、寰、朔诸州，徙吏民南迁，其时大同附近，犹为辽、宋交争之区域。其后宋败请和，岁纳银绢，于是侈心渐启，圣宗以降，皆重浮屠佛法，营建宫寺，刻刊经藏，不遗余力。兴宗时，屡以民户赐寺僧，僧有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二十人。道宗末岁，一岁饭僧至三十六万人，一日祝发至三千人，俱见宋、辽、金三史及《契丹国志》、《辽史拾遗》诸书。此寺之有教藏，始于兴宗重熙间，逮道宗清宁初，复以奉安诸帝后铜、石像，大事扩增，则其致盛之由，与诸帝恢弘佛法，不无关系。兹摘录各种记载，涉及此寺者如次：

- （一）寺之东南薄伽教藏……辽重熙七年（公元1038年）建（《县志》卷五）。
- （二）此大华严寺从昔以来，亦是有教典矣（金大定二年碑）。
- （三）清宁八年（公元1062年）十二月癸未，幸西京（《辽史》卷二十二·道宗本纪）。
- （四）清宁八年建华严寺，奉安诸帝石、铜像（《辽史》卷四十一·地理志）。
- （五）辽清宁八年建寺，奉安诸帝铜、石像，旧有南、北阁，东、西廊，像在北阁下（《县志》卷五）。
- （六）华严寺……有南、北阁，东、西廊。北阁下铜、石像数尊。中石像五，男三女二。铜像六，男四女二。内一铜人，冠冕帝王之像，余皆巾帻常服危坐，相传辽帝后像（《通志》卷百六十九）。
- （七）辽道宗太康二年（公元1076年）建陀罗尼幢（大雄宝殿前经幢铭文）。

据（一）（二）两项，知兴宗重熙间，寺已有经典与教藏。迨清宁八年，道宗幸西京，奉安诸帝像，复建南、北阁，东、西廊，其后又造陀罗尼幢。其余建筑，据下述金大定二年碑，有宝塔、斋堂、厨房、影堂等，皆为辽亡国前所有者。此外金天眷间，依旧址重建九间、五间殿、慈氏阁、会经（“会经”二字疑有误）钟楼、三门、朵殿等；而左、右洞房、四面廊庑，犹未复旧。由是推测，辽保大被焚以前，此寺规模较金以后更为宏阔。又图版1所示现状平面略图，大殿居西北隅，薄伽教藏殿与海会殿居东南隅，其位置分配，极不规则，疑海会殿迤北之民房，旧日应属于寺内，而上寺东巷正对今之上寺大雄宝殿，尤疑其东端与下寺坡交会处，系山门所在地点。附记于此，以待异日之考证。

其后辽末天祚帝保大二年（公元1123年），金兵陷西京，降而复叛，重罹锋镝。此寺受池鱼之殃，殿阁、楼观多数化为灰烬，见金世宗大定二年（公元1162年）僧省学所撰《重修薄伽教藏记》一碑。碑现存下寺薄伽教藏殿内，为此寺最重要之文献，兹择其与建筑有关者，列举如后：

- （一）至保大末年，伏遇本朝大开正统。天兵一鼓，都城四陷。殿阁楼观，俄而灰之。惟斋堂，厨房，宝塔，经藏，泊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。
- （二）至天眷三年（公元1140年）闰六月间，则有众中之尊者，僧录通悟大师、慈济广达大师、通利大德通义大师、辩慧大德妙行大师，泊首座义普、二座德诈等……乃仍其旧址，而时建九间、五间之殿。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，及会经钟楼，三门，朵殿。不设期日，巍乎有成。其左、右洞房，四面廊庑，尚阙如也。其费十余万。
- （三）故僧录大师门人省学者……聚徒兴役，刈楚剪茨。基之有缺者完其缺；地之不平者治以平。四植花木，中置栏槛。其费五百余万焉。

(四)而后因礼于药师佛坛,乃睹其薄伽教藏,金碧严丽,焕乎如新。惟其教本错杂而不完,考其编目,遗失者过半……言于当寺沙门惠志、省涓、德严三人……反复咨询,未知所可。众乃同声而唱言曰,有兴严寺前临坛传戒慈慧大师可……师乃答其众望,俯而从之。则于正月元日,七月望辰,陆座传演,鸠集邑众。所获施赠,以给其签经之直。然后遍历乎州城、郡邑、乡村、岩谷之间,验其阙目,从而采之。或成帙者,或成卷者,有听赎者,有奉施者。朝寻暮阅,曾不憚其劳。日就月将,益渐盈其数。岁历三周,迄今方就。其卷轴式样,新旧不殊;字号论题,后先如一。

据前碑所载,知天保乱后,寺仅存斋堂、厨库、宝塔、经藏、影堂五建筑而已。洎金熙宗天眷间,经僧通悟等六人,募修大部。徒省学继之,又事修葺。僧慈慧复竭三年之力,补完教藏。故天眷三年至大定二年(公元1140~1162年)间,为此寺之复兴时期。但其时左、右洞房,四面廊庑,犹未复旧。视清宁盛时,不无逊色。其后金世宗大定六年(公元1166年),即省学撰碑后四年,世宗如西京,幸寺观辽诸帝铜像,诏王僧谨视之,见《金史》世宗本纪。又元世祖时,诸像犹存,见《元史》卷百五十三·石天麟传。是此寺自通悟修复后,至元初尚为云中巨刹。嗣后寺稍中落,驯至军民杂居其间,武宗至大间,经僧慧明重修,载顺帝至正十年(公元1350年)《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》。碑存薄伽教藏殿内,其节略如左:

“师讳慧明,蔚州灵丘人……庚戌中,西京忽兰大官人、府尹总管剑公、华严本主法师英公,具疏敬请海云老师住持本府华严寺。海云邀师偕行,既至云中,海云抑师住持……先是德公长老摄持,院门牢落,庭宇荒凉,官物人匠,车甲绣女,充牣寺中。至是并令起之,移局(疑作居)他处。大殿、方丈、厨库、堂寮,朽者新之,废者兴之,残者成之,有同创建。

本寺教藏,零落甚多,或写或补,并令周足。金铺佛焰,丹漆门楹。供设俨然,粹容赫焕。香灯灿列,钟鼓一新……又于市面创建浴室、药局、榻房,及赁住房廊近百余间,以贍僧费。”

有元一代,享祚甚暂,碑中之庚戌,稽诸史籍,仅武宗至大三年(公元1310年)一度,则慧明当以是年来主此寺,重修工程,必在此后数年内举行。其工程范围,据碑文所称,除大殿、方丈、厨库、堂寮,因旧建筑修补外,复新筑浴室、药局与赁住廊房百余间。是为辽、金以来第二次大规模之修治,亦可谓为此寺第二次之复兴。

寺自至大间慧明修葺后,仅历五十余载,元社遂尽。元、明之际,屡经兵燹,倾圮特甚。旋析为上、下二寺。迄于最近,寺况日趋式微。故明、清二代,可谓为此寺之衰落时期。兹先举明以来关于下寺之记载如左:

(一)洪武三年(公元1370年)改大殿为大有仓。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即教藏置僧纲司,复立寺(《县志》卷五,《通志》卷百六十九)。

(二)明崇祯四年辛未(公元1631年)殿脊朽颓。五年,督饷户部周维新、巡抚张廷拱、总兵杨茂春重修(崇祯五年碑及《县志》卷五)。

(三)清康熙二十七年(公元1688年)僧清锈重修(下寺薄伽教藏殿匾)。

(四)清雍正六年(公元1728年)应州知州章宏捐修(《县志》卷五)。

(五)清乾隆八年(公元1743年)重修(同前)。

(六)清嘉庆重修(嘉庆二十二年、公元1817年碑)。

(七)清道光重修(见前碑阴道光十五年、公元1835年捐修名录)。

如前所述,此寺于明初曾一度没为官产,废置二十余载,至洪武末年,始以教藏复立为寺。按教藏即薄伽教藏殿之简称。今下寺之起源,殆权輿于是。又下寺前部,具月牙池与天王殿(插图1),独立自成一廊,亦当为洪武立寺以后所增建者。其上寺大殿——即大雄宝殿——明初用为大有仓,洪武立寺时未列入,殆其时犹未发还。其后记录可稽者如次:



插图1 华严寺天王殿

(一) 元末屡经兵燹，倾圮特甚，惟正殿巍然独存。迨我圣朝宣德间，高僧洽南洲弟子了然禅师，来就说法于兹，延纳僧众，遂成丛林。而题额则因其旧而名之……毅然以增修为己任，飞锡云游，募缘四方。历二年，遂造金像三尊于京师，遥请至此……于宣德二年(公元1427年)孟夏之月，迎佛入城……庄严大殿，安毗卢三像，旁翼两廊，僧众丈室。栖禅有居，常住有库，庖湏有序……至宣德四年，前后落成……荐首僧资宝任为住持，化缘塑像二尊，共臻为五如来。及构天花棊枋，彩绘檐栱，燦然大备。至景泰五年(公元1454年)，宝示寂灭(明成化元年，公元1465年《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》)。

(二) 富者输财，贫者输力，匠者输工，不数月而污者鲜，倾者起，坏者全，垢者圯，悉庄严辉灿……旧制无甬道，今以砖砌之，称周行也。台无栏，今以后补之，称杆卫也。阶之上，立小坊，题曰“梵宫”，并置槛门，严扃户也。前无坊，今以木竖之，表其题于寺巷之东，令观者知敬仰也。坊之下无桥，今以石礪之，令行者知坦途也。复相甬道之左，筑隙地，固其基，建禅堂三间，厨室一间，岁时祈祷，便讽诵也。大铸洪钟，悬设室罩，宣法令，隔尘喧也(明万历九年，公元1581年《上华严寺重修碑记》)。

(三) 明崇祯间重修(《县志》卷五)。

戊子(按即清顺治五年，公元1648年)陡遭窃踞之变，遂罹屠城之惨。市井丘墟，宅舍瓦砾，紺宇琳宫，鞠为茂草。寺之正殿，若鲁灵光，巍然独存。越三年，当事者请复旧观……衲僧化愚……卓锡于殿之左偏，检拾白骨，移埋残骸……遂兴土木之工，缺露者补葺完固，剥落者垩饰庄严，匾额牌联，门窗墙壁，咸焕其彩。殿台之前，新建小坊三楹。台之下，伽蓝配殿之侧，南、北各添造禅堂、斋室五间。东、西隙地，另盖香积、库司之所。自山门、天王殿以至雄殿，朱碧焜煌(《县志》卷十九·清茅世膺《重修上华严寺碑记》)。

(五) 康熙十二年(公元1673年)总兵何傅、知府孙鲁重修(《县志》卷五)。

据前述成化元年碑，仅言明宣德间(公元1426~1435年)僧洽南洲与徒了然，来就说法，修殿造像，逐成丛林，而未言大雄宝殿究于何时发还。又南洲时，寺名仍称大华严寺，与洪武二十六年以教藏所立之寺，为一为二，俱无可考。迨万历九年(公元1581年)《上华严寺重修碑记》始显然标明上寺，其间百余年之经过，因文献残缺无从追索，只有存而不论。至上寺自宣德、景泰间，构天花，造像五尊。万

历初，复建甬道、石栏、坊楔、禅室等。虽非昔日规模，已能独立自成一寺。诟清顺治五年（公元1648年）姜瓖之变，除大雄宝殿外，其附属建筑重罹浩劫。赖僧化愚及弟成禄募修，致有今日。其间起伏波澜，似较下寺为甚。

寺之沿革可稽者，略如前述。今上、下二寺之现状，如图版1所示，范围皆极狭小。辽、金二代之重要建筑，若宝塔、南北阁、慈氏阁、三门、朵殿、钟楼等，固不审毁于何时；即元慧明所建浴室、药局及赁住廊房百余间，俱无遗迹可认。而明以来文献亦无只字涉及，疑其一部必毁于元末明初之间。又上寺迤东之上寺东巷附近，夷为民居，殆亦自明始也。现寺中建筑，经余辈调查，知薄伽教藏殿与海会殿为辽建，大雄宝殿金建，其余均系近代所构，无特殊价值，从略。以上就此三者，分别论之。

薄伽教藏殿

薄伽教藏殿简称“教藏”。“教藏”犹“经藏”。“薄伽”乃薄伽梵（Bhagavat）之略，为世尊梵名；以意译之，即世尊教藏。殿自辽中叶以来，为华严寺藏经之所，历时八百九十余载于兹。今经典虽亡，而殿与庋经之壁藏，若鲁殿灵光，屡经变乱，巍然犹存。在今日已知范围，自敦煌第一二〇A窟，与第一三〇窟之外廊，及蓟县独乐寺，义县奉国寺，宝坻县广济寺五者外，此殿建造年代，当居海内木构建筑物之第六位。兹据调查所得，逐项分析如次。

台

殿建于砖台上，其平面作长方形。台前复有月台突出，故全体平面若凸字形（图版1），为大同辽、金诸寺最普通之配列法。月台正面中央，设石级十五步。级尽，有坊楔一间，建于台上外缘。其后稍左为钟亭，右碑亭，皆单檐六角攒尖顶（插图2）。再次有南、北房各三间，分峙两侧，似系后代增建。居中东向者，即薄伽教藏殿（插图3）。

平面

殿面阔五间，进深八架椽（图版2）。正面中央三间各施长楹六扇；背面当心间中央辟小窗一，余悉甃以砖墙。殿内中央设砖台，供佛像（插图4）。台高70厘米，面阔尽中央三间。进深自后内柱起，约为三椽架之长。其前两翼突出，达内柱附近，故平面如凹字形。四壁除门、窗外，沿壁列壁藏，上、下二层，各具檐椽、斗拱，与实际建筑物无殊。至后窗处，壁藏中断，而作天宫楼阁，飞越窗上。壁藏与天宫楼阁之分析，另详下文。

殿内柱之配列，当心间与左、右次间采取不同方式，颇奇特。即当心间二缝仅有前、后二内柱，左、右次间二缝，则于内柱外，复加分心柱一（图版2）。盖殿顶系九脊式，即清之歇山（图版3），次间梁架适位于歇山下，其四椽袱所受重量颇巨，故于中点增分心柱，缩短跨距之半，以期稳固。此外每缝另有小柱二，位于补间铺作下。平面或方或圆，大小不等。其高度于左、右次间者，仅至内额底；当心间者，或至四椽袱之底，或上端为凹形之棹，嵌四椽袱于内（图版4）。手法参差不一，决为后世修理时所置。

材、槩

宋式建筑之大木比例，以“材”为祖，见李明仲《营造法式》卷四·大木作制度一章。与北宋同期之辽建筑，亦以“材”为标准单位，见思成所著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”及“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”二文。今按此殿“材”之大小，据实测所得，广（即材高）23~24厘米不等，平均数为23.5厘米；厚17厘米，合“材”高15分°之10.9分°，虽较《法式》三与二之比稍大，大体比例，可云相同。又独乐寺观音阁虽系重层，而面阔亦为五间，其“材”高平均24厘米，与此殿之“材”相差甚微，颇疑此数为辽中叶面阔五间殿阁最通行之尺寸。至于二者之间，有半公分之差，则因匠工所用尺度，长短未必一律，而斧凿之不正确，及木材收缩率之不同，胥足诱致此结果，不足为异。

《营造法式》“槩”之比例，广六分°，厚四分°。所云广，乃“材”高十五分°之六分°。今按此殿之“槩”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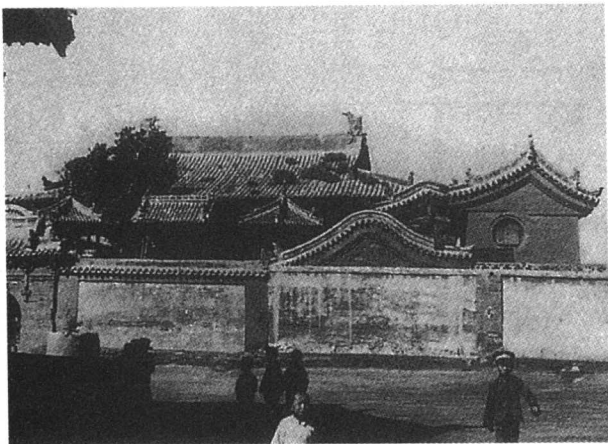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2 薄伽教藏殿远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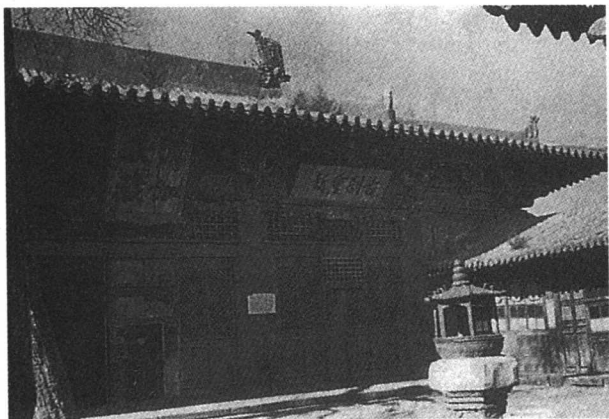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3 薄伽教藏殿近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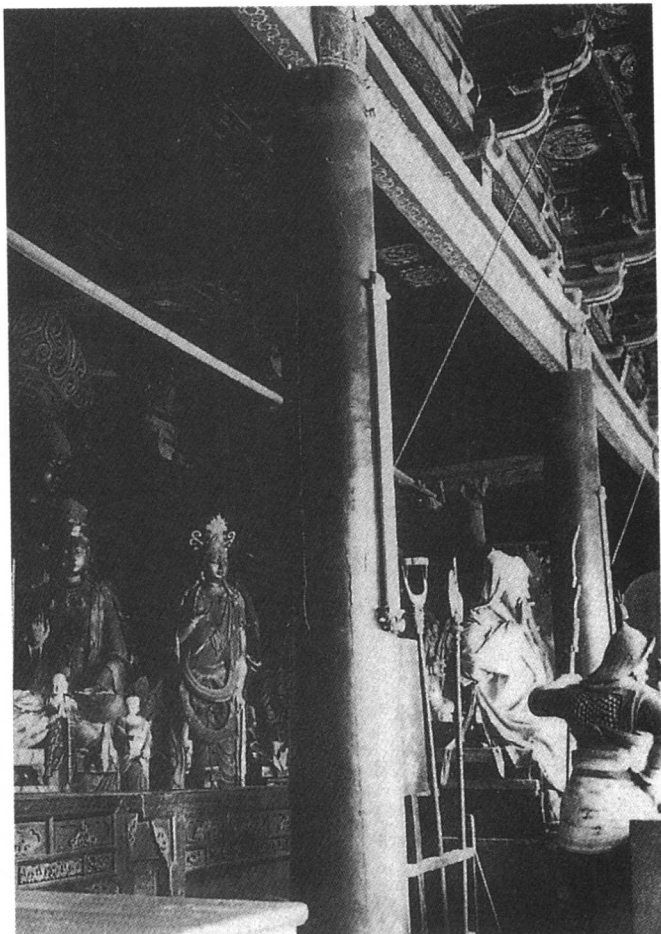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4 薄伽教藏殿内部

高 10 ~ 11 厘米，平均数为 10.5 厘米，合“材”高十五分°之六·七分°。同时独乐寺观音阁之“槩”高，为“材”高十五分°之六·三分°，俱较《法式》所云比例略大。尤足异者，《法式》谓“材”厚十分°，即“槩”每面较“材”收进三分°。其断面高六分°，厚四分°，为长方形（插图 5），仍与“材”之比例，同隶于三比二标准原则之下。今此殿用途最广之足材棋上部之“槩”，厚 12.5 厘米，合“材”高十五分°之七·九八分°，可认为十五分°之八分°。较《法式》之“槩”厚，超出一倍。故其“槩”之高厚，约为三与四之比，与《法式》三与二之比异（插图 5）。其余独乐、广济二寺，亦大体类似。足征辽、宋间“槩”之比例，不无异同，前者用材之标准化，莫若《法式》之彻底也。

斗拱

此殿材、槩，如前所论，与《法式》有合有不合。其斗拱比例，据实测结果，亦不乏异同。内中最显著者：（一）华拱出跳之长，《法式》谓不过三十分°，但七铺作以上，第二里、外跳得各减四分°，六铺作以下者不减。今此殿斗拱仅五铺作，第二跳之长，视第一跳竟缩短约三分之一。（二）《法式》泥道拱之长与瓜子拱相等，此则瓜子拱与令拱等，适得其反。（三）正心慢拱之长，较《法式》规定增三分之一强。（四）外、内拽慢拱之长，增四分之一弱。（五）耍头增长。（六）补间铺作仅用一朵。凡此数者，非特此殿如是，其余辽代诸例，大都取同样之方式，足征此殿确为辽构，当于末章结论内，作更详细之讨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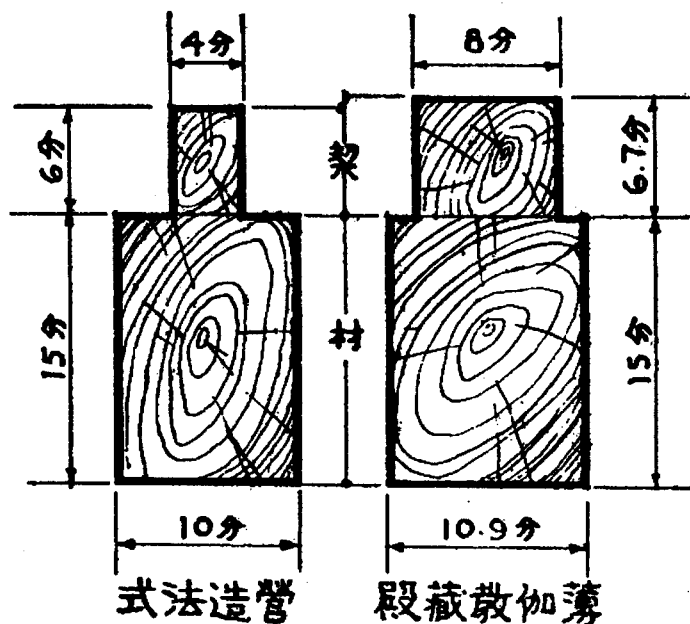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5

殿之斗拱，可别为内、外檐二类。外檐有柱头铺作、补间铺作、转角铺作各一种，前者与独乐寺山门，后二者与广济寺三大士殿，大体类似。内檐有柱头铺作、补间铺作各二种，转角铺作一种。以上二类八种所示之结构式样，简单洗练，无支离之弊。所用尺度比例，亦与殿身大小、高低，权衡适当，为国内不易多见之佳构。其结构详状如次：

(甲) 外檐柱头铺作，系五铺作双抄重拱出计心（插图 6），即清式五彩重翘。自栌斗向外出跳者，第一跳华拱计心，拱端施瓜子拱与慢拱，上置罗汉枋二层，但华拱之后尾在栌斗后侧者偷心（插图 7）。第二跳华拱之端施令拱，与批竹昂式之耍头相交，上置替木，承受圆径之椽风搏，非狭而高之椽檐枋。华拱后尾施交互斗，贴于乳栿下，两侧出令拱，支撑殿内平基枋。

栌斗左、右两侧，与第一跳华拱相交者为泥道拱，其上施柱头枋三层。下层隐出慢拱，——即于枋之表面，剡刻慢拱形状——故外观虽为重拱，实际上仍为单拱造，与独乐、奉国、广济三寺一致，殆为当时通行之方法。

各拱头之卷杀，令拱与华拱、瓜子拱、慢拱、泥道拱等，均为四瓣，与《法式》异。刻拱隐出者，拱头作圆线，无瓣。

(乙) 此殿内、外檐补间铺作，每间只用一朵，无当心间与次、梢诸间之别（图版 3、4）。其外檐补间铺作之结构层次，以较柱头铺作，仅省去第二跳华拱上之令拱与耍头，故全体提高一材一栿，其下以蜀柱承之（插图 8）。蜀柱正面宽 27 厘米，高 33 厘米，约为材一栿之高。其上施栌斗，高与柱头铺作同，但宽度约小六分之一。外侧第一跳华拱计心，施瓜子拱，拱上列罗汉枋二层，下层隐出慢拱。第二跳华拱之端，直接安替木，受椽风搏，省去令拱与耍头，故其后尾亦直接托于平基枋下，无令拱。栌斗左、右两侧，因全体铺作升高之故，无泥道拱，仅于柱头枋之表面，隐出泥道拱与慢拱（插图 8）。

(丙) 外檐转角铺作（插图 9）正、侧二面，各于转角栌斗上，列华拱二层。其排列层次，正面第一跳华拱，系侧面泥道拱所延长，拱端施瓜子拱、慢拱与罗汉枋二层。第二跳华拱，为侧面第一层柱头枋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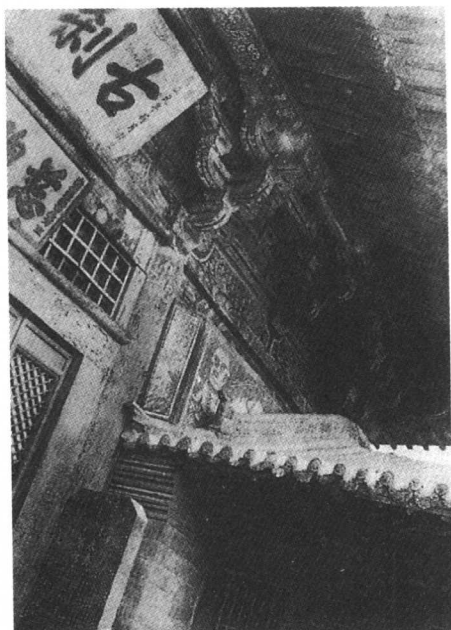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6 教藏外檐斗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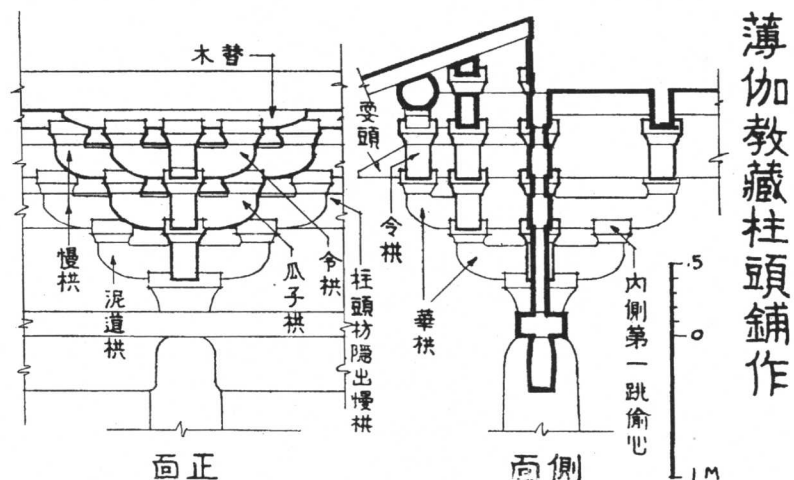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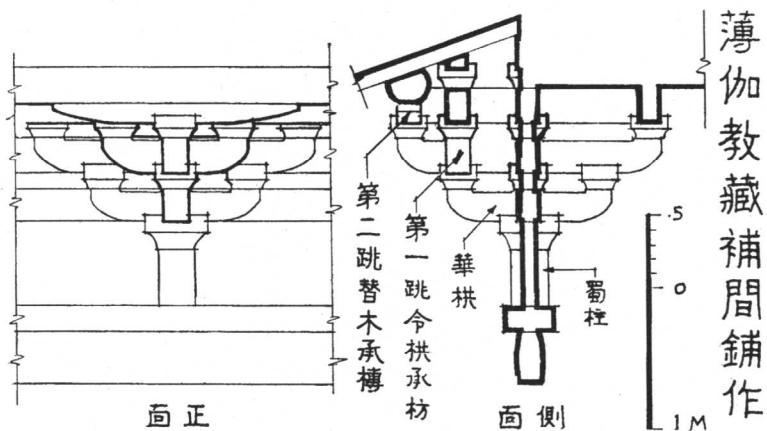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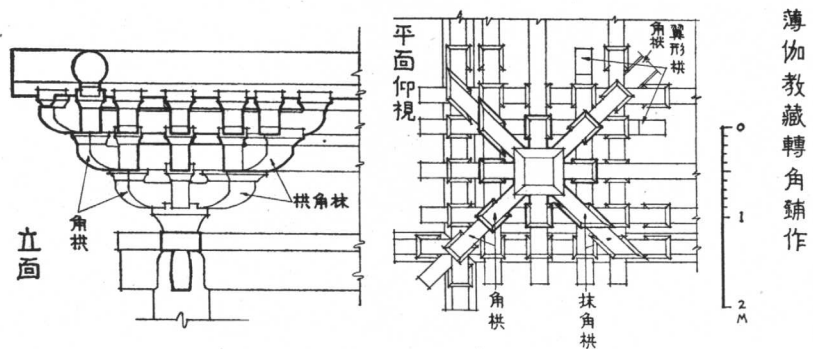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9

长，其端施长令栱，与耍头相交。栱上置长替木于撩风榑之下。耍头则为第二层柱头枋之延长，上部斜杀若批竹昂形状。反之，侧面华栱二层及耍头，即正面泥道栱与柱头枋之延长。

平面与华栱成四十五度者，为角栱三层。第一层角栱上置平盘斗，承受第二层角栱，与正、侧二面瓜子栱之延长，相交于平盘斗上。瓜子栱之长，与第一跳华栱齐，上置耍头，为广济寺三大士殿所无。

第二层角栱，承受第三层角栱，与正、侧二面令栱延长之栱。

第三层角栱上，施宝瓶，承受大角梁与子角梁。

平面与角栱成90°者，为抹角栱二层（插图9），每层出跳，与正、侧二面华栱平。第一层抹角栱前端之截割法，与栱本身成45°，故自正面视之，栱端宽度较华栱稍大。其上施平盘斗受第二层抹角栱，与平盘斗上正面挑出之单栱。此栱出跳与第二跳华栱平，上置耍头，未见于三大士殿，而与独乐寺观音阁上层转角铺作类似；所异者，观音阁为重栱，此为单栱。第二层抹角栱前端之截割方法，与第一层同。其上施交互斗，受耍头与令栱。此项抹角栱之目的，系支撑转角铺作与梢间补间铺作间之檐端荷重，减少正、侧二面华栱所受重量，而间接补救屋角下垂之弊，故其出发点纯为结构，而非装饰。但此类斗栱未见于唐代遗物，亦未著录《营造法式》，仅与辽接壤之北宋正定诸寺，应用于柱头铺作，自金以后，元、明、清诸代用者渐稀，颇疑为辽代特有之方法。

以上系就外部言，其在殿内部分，则于转角栌斗内侧，延长角栱后尾为斜华栱二层，承托梢间45°之角栱（插图10）。其第一跳斜华栱之平盘斗上，与第二跳斜华栱相交者，有外部抹角栱之端，所出正、侧二面之单栱后尾，延长于内，作华栱形状。其上载翼形栱，即前述外部单栱上耍头之延长。此项翼形栱，形若花板，曾见独乐寺观音阁，殆为清代三福云之前身。次于第二跳斜华栱平盘斗上，置平面45°之角栱。栱身颇宽，原难容纳，乃于近平盘斗处。两侧卷杀如梭状。此外与角栱相交于平盘斗上者，又有外部第二层抹角栱上之耍头，延长于后，截割如华栱。栱端施散斗，受平基枋。

（丁）内檐当心间金柱上之柱头铺作（插图11），华栱出跳之数，内、外侧不等。在柱外侧者二跳。第一跳偷心。第二跳紧贴乳栱之底，左、右出令栱，承受平基枋。内侧者三跳。第一跳偷心。第二跳施瓜子栱与慢栱，托受平基枋。第三跳贴于四椽栱下（图版4）。盖柱内、外侧之平基高度不同，故出跳之数亦异。又因平基大小不等，致内侧出跳之长，较外侧者稍短。栌斗左、右侧之泥道栱、柱头枋，与外檐一致（插图11）。

（戊）内檐次间分心柱上之柱头铺作（插图12），其内侧华栱之出跳，增为四跳。第一、第三两跳俱偷心，第二跳施瓜子栱与慢栱，第四跳托受平基枋。余如（丁）项所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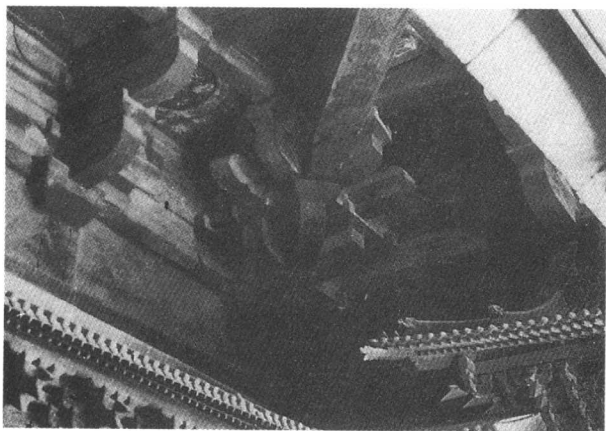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10 教藏外檐转角及补间铺作之后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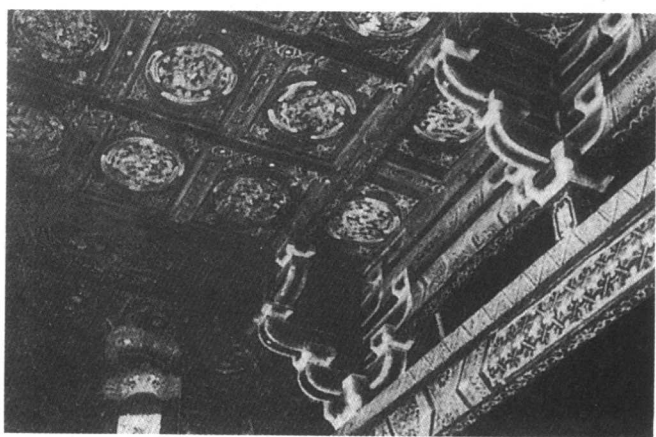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11 教藏内檐柱头及补间铺作（其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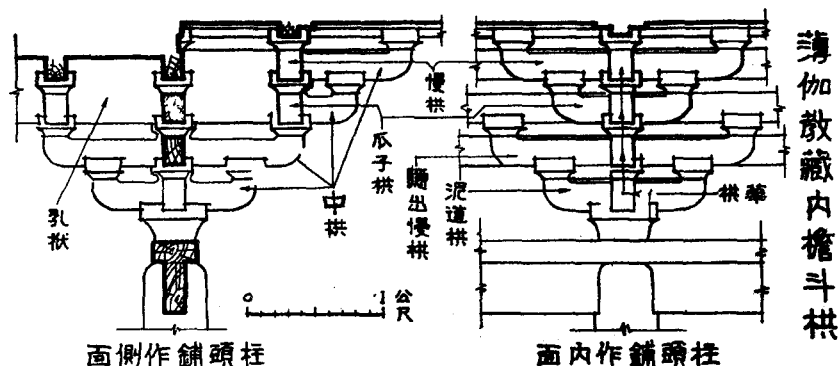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12

(己) 内檐中央三间(即当心间与左、右次间), 自分心柱以前之补间铺作(插图 14), 系于内额与普拍枋上施蜀柱及栌斗。其华拱出跳, 外侧二跳皆偷心(插图 12)。内侧三跳。第一跳偷心。第二跳施瓜子拱: 此项瓜子拱除当心间外, 其余因与次间转角铺作距离太近之故, 均系罗汉枋延长之刻拱, 其上置平基枋。第三跳之端置散斗, 受平基之桯(插图 14)。栌斗左、右侧无泥道拱及正心慢拱, 仅施柱头枋三层, 下二层之表面, 隐出拱状(插图 14)。

(庚) 内檐补间铺作在分心柱以后者(插图 13), 因中央三间之后半部, 各有八角形藻井, 所占面积颇大, 致内侧华拱之出跳, 自三跳减为二跳。第一跳偷心。第二跳施令拱, 系罗汉枋延长之刻拱, 上托平基枋。余如(己)项。

(辛) 内檐次间金柱上之转角铺作(插图 15), 正、侧二面出华拱各二跳。正面第一跳华拱, 系侧面泥道拱延长, 偷心。第二跳华拱, 系侧面第一层柱头枋延长, 前端贴于外槽乳枨之底, 左、右出令拱, 与(丁)种柱头铺作同。此令拱一端托受平基枋, 另一端延长, 隐出鸳鸯交手拱, 插入梢间平面 45° 之角袱内(插图 16)。反之, 侧面华拱二层, 为正面泥道拱与柱头枋之延长。

平面 45° 之斜角华拱, 内、外侧均二跳。外侧者, 第二跳贴于梢间 45° 角袱下(插图 16)。内侧第二跳, 则承受十字相交之令拱。拱之外端, 托受罗汉枋延长之刻拱, 内端与普拍枋上第二层柱头枋相交(插图 15)。

柱及础石

此殿当心间阑额与内额之高度, 相差甚微, 故檐柱与内柱二者之高, 无显著之差别。惟次、梢诸间之柱, 生起稍高, 但其比例, 仍不如善化寺诸殿之大。各柱之上径, 等于栌斗之面阔; 俱有卷杀。下径则以檐柱径 51 厘米为最小。殿内柱自 57 ~ 60 厘米不等; 而以前内柱为最大, 分心柱与后内柱次之。其平均数 58.5 厘米, 约合二材一桯之高, 与《营造法式》厅堂柱一致。柱之下径与柱高之比, 檐柱为 1:9.78, 殿内柱平均数为 1:8.52。后者在今日已知辽构中, 较为粗巨。

殿内柱础方形, 每面之长, 约合柱之下径一倍半, 视《法式》减四分之一。础系平石, 无覆盆雕饰, 亦无碾, 与其余大同辽、金遗构, 同一情状。檐柱之础, 因迭经修理, 表面为砖石所掩, 详状不明。

梁、枋

阑额高 38 厘米, 厚 15 厘米, 等于“材”厚。其断面约为五与二之比, 较《法式》与独乐寺更为狭而高。内额高 40 厘米, 厚 17 厘米, 虽视阑额高、厚各增二厘米, 但比例仍相接近。此二者伸出柱外部分, 系垂直截割, 无桯头绰幕之雕饰(图版 3)。

额上之普拍枋, 高 17 厘米, 厚 35 厘米, 高与厚约为二与一之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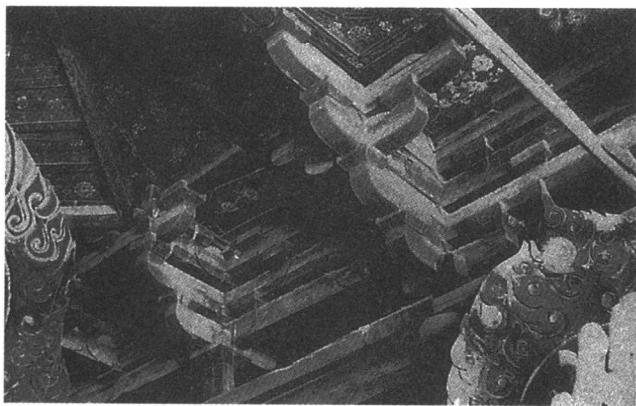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13 教藏内檐柱头及补间铺作(其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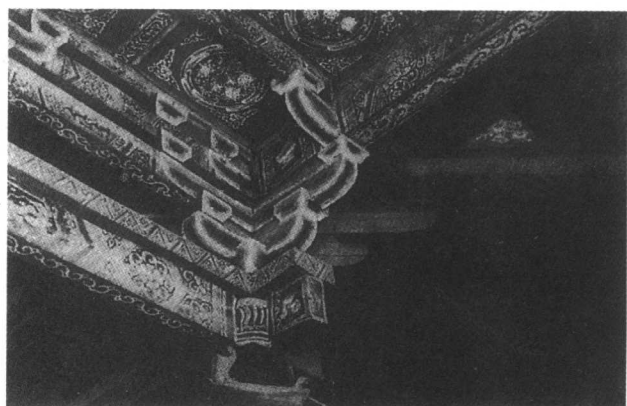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16 教藏内檐转角铺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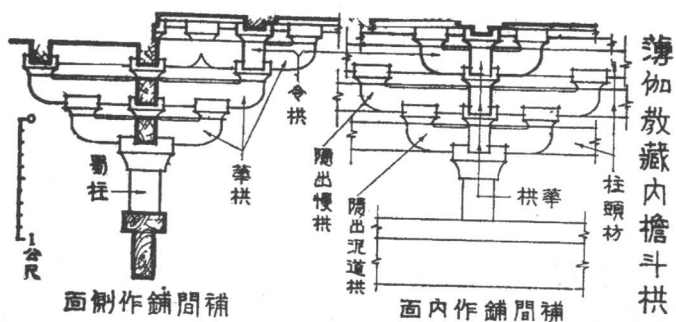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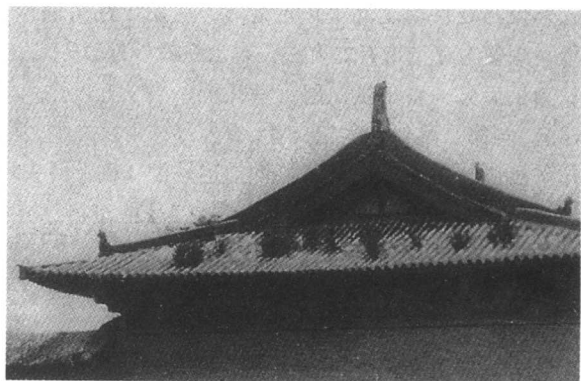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17 教藏山面出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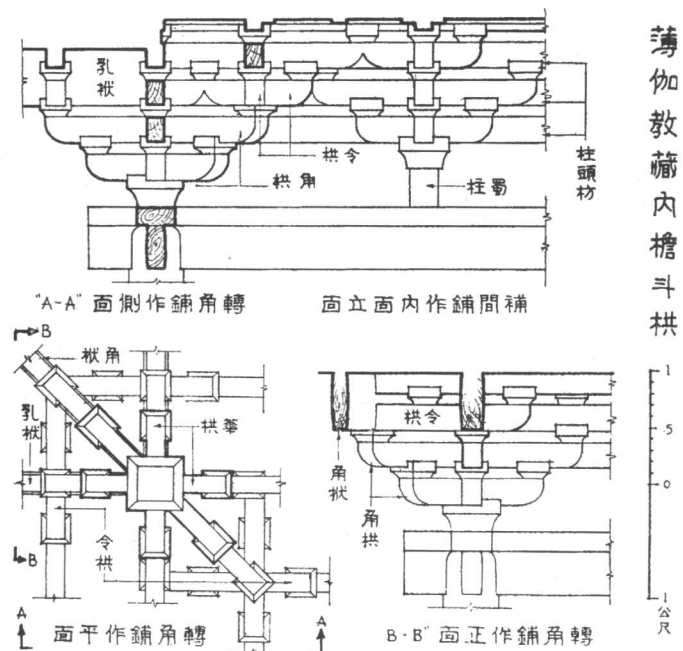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15